

集部

方舟集卷八

宋 李石 撰

論

刑獄論

生者易之德也易以是生天地生聖人聖人又以其德之生保天地之生又以復於易之生生不窮易之所以不息者生德也且聖人權生物之柄以立於天地兩間烏能保其生而不殺也哉其所以殺者乃其所以生

雖天地亦用此以為生之消息以時之代謝為物之榮枯也孔子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韓康伯釋之曰服萬物不以威刑其所謂神武者無刑之刑不殺之殺也大刑無刀鋸而化小刑無鞭朴而教肅然者得於不恕凜然者得於不誅凡吾之甚武者皆聰明睿知之運易道鼓舞不測之神此需訟師所由以次序相受為卦也飲食者人之所須以生民勤於求生不計所當得以至於兩競為訟其啟端甚微其取用甚細天地不

禁聖人不呵凡以遂其欲生之意使不至於夭閼疵癘乃已故於訟之大象不過曰作事謀始以塞有事之爭心用獄勅法則寓之噬嗑噬嗑者猶自口吻餘食除去其間未果於殺此無刑之意非特無訟也然人之爭心寧復有旣一訟不已衆訟之興衆訟則鬬矣此師之所以次於訟小刑不已必至大刑自然之理一殺不忍況衆殺乎鞭朴不忍況刀鋸乎故於師之大象不過曰容民畜衆以見其所受之衆所生之繁爾至於萃然後除

戎器於謙然後利侵伐於豫然後利行師亦未果於黷武也大抵易六十四卦而言刑獄者凡六卦皆易之生德所寓天地資其生聖人權其生其為刑獄之詞槩之曰不殺之殺生中之殺也繫詞曰生生之謂易曰生生者生天地之生生聖人之生其生之大矣乎中孚則議而致信旅則審而不留豐則折之欲其不用解則宥之欲其無過賁則明其政而已於獄有所不敢者不以刑飾政故曰六卦者易之生德也唯噬嗑一卦著之繇詞

何也以明飲食所自除去口吻之間爭不至訟衆不至師則周仁之始基也文王生紂之世身被羑里之拘見炮烙之威肆虐吾民心有所弗忍著之繇詞異於他卦如是而已春秋之世失周家忠厚措刑惻怛之仁三千之刑日益煩而吕侯之刑日益甚以需致訟以訟致師何其紛如也然則孔子大象釋詞非特著文王之仁而聖人無刑不殺之仁備於此矣抑嘗論之易治天道春秋治人事以易之天治春秋之人天人之統相為用久矣

而易為潔淨精微之教者孔子推易之無殺以止春秋之殺也而記禮者以其流失之於賊司馬遷至以申韓配之曰原道德之意者以道德之刻其潔淨精微流為申韓刑名之深嗚呼孔子象詞微矣抑亦史遷之誤歟

鬼神論

無者有之極而易為之端也君子能探其端而致其知以知無之所自所謂極者天地萬物亦各有極會其極以歸於無則鬼神之道可自無而有也且易之肇端於

無者氣也太始者氣之始太素者氣之質太極者氣之
無而天地萬物因其氣而有始因其始而有質因其質
而有極極之於無則漠然曠然卒歸於無形而有氣者
鬼神無遁形矣能於鬼神致其知則可以知人人者天
地萬物之一因氣而有形有形而極於無形是氣也繫
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索之於冥漠無
眹不可測識之中則游魂之形猶人之形也由是知人
之生死司命於天而統氣於易自伏羲畫卦八而索之

而有三墳先儒謂人之始生騰光於天者為連山之艮艮為小石隕石則為星氣此則精氣為物也文王因八索而重之為六爻上下卦虧盈猶月之有魄魂即魄之化化分上下弦此則游魂為變也是二聖人者皆知易變化託鬼神以妙其道以詔天下後世不曰鬼神而曰卜筮者寓其妙於蓍龜也故孔子首於乾大人之釋曰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是以易之蓍龜知人之為鬼神也請以卦爻象考之曰上帝曰神道設教則神

之槩也曰鬼方曰載鬼曰伐鬼則鬼之槩也曰先王曰祖考曰廟曰社稷此天人之鬼神也曰牛曰牲曰禴祭曰薦曰享曰祀此鬼神之食也曰史巫曰祭主曰二簋曰匕鬯曰用茅曰用圭此鬼神之器也凡人之有求於卜筮者則蓍龜告之以其祥使民心惕惕知所敬畏因蓍龜以信卜筮因卜筮以信鬼神因鬼神以信易而易道無餘藴矣且易之肇端於鬼神生則人之形死則鬼之氣廓廓然卦象所寓皆聖人之教易之探端也若乃

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答以未能事人安能事鬼諸子未能深窺聖意乃曰不語怪力亂神者不知夫子為春秋諸侯祭非其鬼逆祀郊禘非禮者設非以是為鬼神之教也因讀易知五經所以言鬼神之端皆原於此而有感焉故備論之以破世之言鬼神者之惑

龍虎論

象以像為義卦爻之畫莫不皆以其象像之而萬物之體具矣且伏羲之畫三畫也而具五行以立天地之數

以三為五而六體已具一為奇二為偶至三為五因五而五之則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具則五行之數具或以剛乘柔或以柔乘剛初與四二與五三與六相應為用而象中之像成矣雲龍者水木之像也風虎者木金之像也乾以純陽之卦而有龍虎風雲之像以二五君臣相應精神變化陰陽奇偶之用也以二為陽中之偶乘初承三則成離以五為陰中之奇乘四承六則為坎水火之會則二五中氣混然冥乎五行之像此雲從龍

風從虎所以具於乾之六畫矣以乾比坤取象猶是也坤六畫皆陰而有取於馬之牝者馬火畜也上六取龍之戰者龍陽類也以天地之雜曰龍戰陰疑於陽也以乾坤二卦取象為他卦之例皆象之變化因卦爻而寓其像鱗介飛走蝡蠕肖翹有目有趾者無不具此乾坤卦例也乾坤取象之外他卦言馬者一繇九爻晉屯賁大畜明夷睽渙中孚八卦是也言牛者一繇七爻離无妄大畜遯革睽旅既濟八卦是也言豕者一繇三爻大

畜睽姤中孚四卦是也言虎及豹者一繇五爻履頤革三卦是也言羊者四爻大壯夬二卦是也言狐者二爻解未濟是也言魚及鮒者一繇四爻剥姤中孚井四卦是也言龜者三爻頤損益三卦是也言鹿者一爻屯卦是也言鼠者一爻晉卦是也言雉者二爻旅鼎二卦是也言隼者一爻解卦是也言鴻及鶴者二爻漸中孚二卦是也凡此四十一卦乾坤龍虎馬牛以後所稱物類僅十六種因卦爻所占以別其象剛柔緩急巧譬精喻

物無遁情者皆天地五行數之所囿非易孰能具之非聖人孰能知之哉尚有所可得而擬議者如說卦所載先儒幾以為占筮之學所未深恙學易者惑之有三焉何也言伏羲八索而不及文王他卦與經所引相反一也八卦所為物命凡八以震為龍不以乾為龍以乾為馬不為龍坤為牛不為馬震為馬之四種坎為馬之五種此二也兑為金而乾亦為金巽為木而乾亦為木果坎為木之多心離為木之科上槁艮為木之堅多節五行

之數不定此三也施之卜筮穿鑿遷就似不可執一而巫祝得以牴牾聖說此不能不惑而先儒以其叢脞雜亂舉歸之卜筮可乎固有涉於性命氣血如坎為耳為加憂為心病震之為决躁巽之為躁卦似與素問黃帝岐伯問對相通不然伏羲用易以來黃帝堯舜禹湯所學專出於易以治身治天下豈無一語及易坐待文王孔子然後為全書併與學者辨之

利涉論

易以象為主象以卜筮為主卜筮所至則意所至意至則忘象可也用易君子各以己意求易卜筮先之以為己利不利之符而吉凶悔吝所繫如禀命於父母受教於師友此象得以專之而致其信以契夫人意意得則象可忘矣且利涉大川云者象以水為險也以為取需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舟楫為行險利涉之用而有取於渙之坎乎而意不在是象以為坎之水凡卦之坎者皆得以利涉不利涉為言而坎之重險乃不曰利涉

不利涉則其意所取于卜筮先之者端有在也以經考之繇言利涉大川者七曰需曰蠱曰大畜曰同人曰益曰渙曰中孚繇言不可涉大川者特訟之一卦耳爻言利涉大川者二曰頤之上九曰未濟六三用涉大川者一曰謙之初六不可涉大川者特頤五耳曰繇詞曰爻詞初若以象為主乃不在於坎之水不在於舟楫之用不在於重坎之險一卦一爻各有定象以寓其利與不利似各有意唯君子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曰需者取其

疑而有待曰蠱者取其弊而有幹曰大畜取其蓄德以成其大曰同人取其立志而有所同曰益取其遷善以改其過曰渙取其難散而可以行曰中孚取其至信而有所格若夫訟者天水相違兩競以剛險為訟此繇意所不取也卦有六爻爻具六象則六意之寓不可槩也頤之六爻而意有可否之分頤以正為養在已者未正而拂人以為養不若上九養正得吉惕然居高自危此二爻可不可之别也未濟則以三之過凶為憂謙則以

初之得吉為福此爻詞意也大抵易者憂患之書而繇與爻皆文王之詞其曰利涉與否者擇利避險游世以求免憂患而已卦六十四而利涉之卦七爻三百八十四而利涉可涉之爻四皆以象寓意君子苟有得夫意之所先卜筮可無而象可忘也天下之險非特水也雖行乎陸安車緩轡有不免者吾將以我之無心感於卦爻之無心此聖人得意忘象之法也

大人論

聖人以立言為法非苟而已也大者小之積也易始於三畫八而八之三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因是以定象立言聖人因是以制法取其變化不窮以推其所積之效非一日之力皆習而成之也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人變化之習也繇之言大人者主一卦之義爻之言大人者主一爻之義其為大人則均其所以定象立言因言制法則有間矣乾者卦之首二五者爻之尊以乾統天則為天之大人以二五為君

臣之大人以此調一天下亭毒萬物措諸事業而闕諸百世皆大人職也積此以臨涖於有作者大人之聖也積此而鼓舞於不測者大人之神也凡易所謂天之陰陽人之性命以探賾索隱極深研幾者大人聖神之運則總之曰易道之變化也且以文王重易而曰以繇立言明憂患所自以為大人者始於乾之爻故夫子釋大人之辭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其極也先天後天天且不能違則其大之積為聖為神

有不能名其大文王之説吾夫子之説唯孟子知之自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充實之美至於光輝之大人者已四其等矣皆積小成大之序則聖神者果易道之變化無疑矣且以文王之處憂患也皆因卦寓詞因詞寄意以為大者對小之稱也大人能容小人小人必不能包大人豈止倍蓰十百千萬之間哉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則閉塞不出為義此大人容小人包承含忍無所不至以避其患害而已革之五則曰大

人虎變上九則曰小人革面其始也大人用其大者以受小人小人自當悔罪革面聽命不暇大人特取其順上不責以全也故曰大者對小之稱也以訟則闕以巽則順以小受大之術也其處困也守正以待時其處蹇也無終蹇不振之理此言大人能養成其大以受天下小人之託亦有時也其所謂時者處憂患消息之時天之時也若夫萃者文王受命之符也假廟用牲可以有為之時於其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此為文王設

也於升則曰勿恤南征者文王為西伯紂猶在上太公未歸曰大人者以為紂與太公設如乾之二五不以紂為獨夫而忽之文王之以此授武王武王用十亂之佐君臣相為利見如乾二五也至釋離之象則昌言之曰大人繼明照四方以明武王為子繼其父西伯之明重光奕奕丕顯丕承以周代商易之大象言大人者異乎文之詞唯此而已然則作易者之憂患乃文王憂患見於躬行者如此其審矣夫子潛心文王孟子願學夫子

推明次序所積不可超躐而至曰聖曰神文王爻詞繇詞未嘗及之觀之彖曰聖人觀之彖曰神道而繫辭所稱聖神猶曰自畫易以來至文武相為授受以其聖聖神神妙易道於天下所以為立言制法者故曰文王之意夫子知之夫子之意孟子知之

世數論

易之為八卦明矣以二索六為六子此伏羲之畫三墳之書初不待文王之重而後具也文王特因其八者索

其八而八之自八以下以陽從剛之竒而為陽之羣曰陰中之陽也以陰從柔之偶而為陰之羣曰陽中之陰也陰陽剛柔錯綜成文而六十四卦具矣亦初未嘗有所加減損益於三墳之書獨於連山歸藏之中取其所謂易者因乾坤而定名由八已下八八而索之為繇詞為爻詞孔子為彖詞為大小象詞以文王之易為正而定名曰周易故曰吾得坤乾焉三墳末亡乃曰賛易道以黜八索者何也且以乾坤為父母以六子為子子各

有子父昭子穆傳世之法也卦之有世必自其父母者始父乾而索震坎艮子之從父也母坤而索巽離兌子之從母也要之不出八索八之數三墳同實異名雖吾夫子有取焉而説者以為專出劉牧似未通也牧之論不過以乾索乾之重為一世以乾索震之重為二世以乾索坎之重為三世以乾索艮之重為四世以乾索巽之重為五世以乾索離之重為六世以乾索坤之重為七世以乾索兌之重為八世備矣以乾六爻為例則他

七卦者八之世可槩為八索之法以卦而四維之陰陽各分其羣而按之以河圖之數似且三十年為一世人之昭穆之世也若乃易之世豈止三十年而已哉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星翁日者所不能盡知天地萬物舉不逃於乾坤二篇之策者用此世也其大者日月星辰之行璿衡律度以古況今千歲之統世傳如一其小者一歲四時寒暑代謝圭泰不違大率以卦為主而以陰陽剛柔隨其所用為世之變爻以卦變為氣一氣斡

旋為易道神化之運曷有窮已哉

歲月論

易之有日月也由陰陽之分也六陰六陽以定一歲而各職其分陰與陽類以肇成歲功一卦職六日六十四卦之數凡三百八十四爻因以歷日月之度以測其度之所底剛柔消長吉凶禍福之變故曰易之有日月者陰陽之分也且始子終巳六陽也始午終亥六陰也此一歲十二月以立日月之經而以六日一卦者為之緯

或計之卦或計之爻此日月歲之次序也且言終日之卦三乾豫既濟是也言三日之卦三蠱巽明夷是也言七日之卦三復震既濟是也言月之卦一臨是也言三年之卦七同人習坎困漸豐既濟未濟是也言十年之卦三頤屯復是也言三而不曰歲月日凡八需訟師比解損革巽是也繇詞言三者二蒙晉是也甞以次叙論之陽生於子為復之初九繇言七日來復者起於中孚之六日至復初九則七日以一卦一爻為計陽之方來

以會朔迎氣此進之也至於四陽為臨則恐其已過為陰所歷故先期而告之曰八月有凶九四之陽變為六四之陰則為八月此以卦為月也乾言終日者乾九三一爻之計不終日者豫六二一爻之計此以爻為日也蠱之三日天下事至弊如幹以克家之子尚且幹之以漸況天下之事先後甲者巽木申命猶風之振山落木也先後庚者巽木兑金兑巽易位金木更相旺因自巽至兑此以卦為爻之日例也喪貝喪茀所喪甚輕有不

足遂坐待其歸一卦六爻之變而自得也三年者或在下卦之上或在上卦之上或在初或在中或在終一卦三爻三年之例也十年者一卦六爻之變頤之守正師之自用屯之女貞復之自迷一卦四爻之例也其不以歲月計而言三者皆三爻奇偶之數可以類推也大抵易道以數為本六陰六陽分職一歲之用震離兌坎分旺四仲餘六十卦歸奇為閏三百八十四爻曰歲曰月曰日如指諸掌矣

君子論

易之為書也文王初為爻繇之詞吾夫子益以大象統一卦意而為之詞曰君子者謂天下後世君子公稱之也凡有三說焉一曰行道之君子二曰修身之君子三曰治世之君子而易之見於用者盡矣伏羲三畫索而八之文王六十四因而重之孔子十翼繫而翼之包六極統三才以倡其學於後世凡易之道率本三聖為五經所祖行道之君子也窮於性命達於死生洗濯德業

研極幾微咸恒以息其謬用之心損益以擇其可為之事六氣以調節四敘以消息出處語默無一不在此修身之君子也五常所紀三王所尚文質不同剛柔各異禮樂法度律歴法象治亂之術安危之符愈取愈有受命如響此治世之君子也三君子者天下後世之君子其施於易甚公所以行道所以修身所以治世則有別矣吾夫子因以統一卦之體先總其數命之曰大象者六十四卦而君子用易之目特五十三而爻之所謂君

子凡十爻八卦無預焉者葢一卦以總其體一爻以散其用不可一槩莫不皆有序也禮曰潔凈精微易教也文王之淵懿孔子五十學易無大過君子先體易道之大以範圍此世斂以修身推以治世而體之為用無乎不在故大象所統君子之外有所謂先王者七有所謂后者三有所謂上者一且伏羲至周文武制作甚備所稱先王知其為周之王也告命省方亦知其為周之后也其所謂上者以上對下為義也周之衰也君子少而

小人多猶剥以五陰剥一陽無難者故以君子容小人而為廬小人載君子而為輿上下相養苟於無事如春秋戰國之世孔子讀易傷周道之衰而有感於此故不復以君子統象而以上對下為言也嗚呼天下後世之君子盡矣自伏羲畫易以降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凡有得於易者不論有位無位為君為臣皆其公稱也如詩人則以王者為君子左氏春秋則以人臣為君子或以孔子為君子論語則以子産子賤為君子此君子公稱

之例也至於易之所謂君子往往間有對小人為言何也君子小人之辨亦天下後世公心之憂也文王憂之孔子亦憂之文王書之於爻繇孔子書之於大小象其於憂世之心一也其於否泰致其去來消長之勢於遯則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若夫春秋筆削褒善貶惡於君子小人黑白涇渭之不啻易致其理春秋致其法此又專出吾夫子之意其憂又倍於文王也

四德論

道出於天以乾為體德出於道以仁義禮智為用以天而統於道則一氣陰陽之分為四時曰元亨利貞者統之以乾也以道而分於德曰仁義禮智者會之以信以肇乾道之分而四德具矣文王之言曰元者善之長一氣之運自其元者始猶之春蠢萬物之發生也亨者嘉之會品彙相見盛大之期猶之夏假萬物之亨會也利者義之和氣之揫斂肅殺不可以過猶之秋裁制而收其利也貞者事之幹貞者止於貞猶之冬終歲而畢其

務也此本文王之詞孔子再釋之則知四德之為四時矣而統以乾者會於一元而人得之者為五常曰仁義禮智而合之於信也竊嘗槩之曰天者強名也又何德之可名因天為乾因四時為元亨利貞因陰陽而為道因道為德因德而為仁義禮智此近世劉牧之學也牧之學不過以道為德取其合於人心同體異用者為之名故以元為仁以禮為亨以義為利以智為貞因文王之言孔子之意敘而釋之也或曰天以其自然以合乎

人之使然者故以一道為德以四德為仁義禮智之分皆彊名其天與人者此說非也天之與人自然之合也人豈有外鑠之天哉孔安國之疏子思之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云者天人自然氣質無礙冲融會通無或間斷其趣一也天以陰陽為道命人以為性性即道之出於天者未遠矣天以五行分四時而寓其鼓舞不測之神因旺乘除其來無端其去無迹也木之神生仁火之神生禮金之神生義水之神生智

故率道為教此合四德以統乾合四端以統信易之中與中庸之中皆其自然非勉彊矯揉至也且六十四卦具四德之卦凡七若非乾以統天以合於五行之土以元亨利貞合之於乾以仁義禮智合之於信為五常以土之中合信之中以應五行則六卦之所謂四德者皆可以抗乾德而天失其統然則乾之四德者誠異乎他卦之德矣自坤以下論之其配於乾具四德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而已其他卦之四德皆稱其卦之大小以

為之德一氣有所分而不足於天一卦有所統而不足於人自四以降或三或二或一或無或有或先或後或吉或凶離文以取義合詞以取意皆用此例也嗚呼在天則為道在人則為神易之所謂自然者大矣哉

時義論

時者天之時也天可為時人不可為時人為天地之先後而奉時周旋者斯可矣且有治有亂有安有危小則一身大而天下所遭之時有不同者豈人為哉天之時

也唯君子能御其時以探天之機因時移易者易之不常也所謂義者宜也無適不宜也用者通也無適不通也義而權其宜用而求其通一以適時為正猶曰天之四時也春而生之夏而長之秋而收之冬而藏之因卦取時以隨易變化者則繫之人矣故君子之於易也時先之義次之用又次之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一唯其時而已君子涉世憂患思其義擇其用曰時者無適而不宜無適而不通轉禍為福消息盈虛之理凡繫命

於天者人定得以勝之自非聖人君子疇能克此哉抑嘗論之吉人凶其凶不可謂凶凶人吉其吉不可謂吉此禍福倚伏之理唯聖人體道於易之變而知其天人之符也時義之卦凡五曰豫者恐其為逸豫之豫曰隨者恐其為詭隨之隨曰遯者恐以遯自懼曰姤者恐以姤自屈曰旅者恐以旅為處此五者皆當權其義之宜所以為大也時用之卦凡三曰坎者險之所當畏其亨之可恃者以其心也曰睽者乖之所可惡其同之可通

者以其志也曰蹇者難之所當避其中之有利者以其知也此三者皆當求其用之通所以為大也若夫時之大者皆天道素定而不可易無義可宜無用可通一聽天運而已其卦凡三曰大過者無一而不過天下方亂天亂之也曰解者無一而不解大難方散天散之也曰革者無一不革天人混冥在治而亂在亂而治唯天時之定非義非用之所能拘故特曰時大而已大抵卦必有時時必繫於天而易之道出於天以神其變化而他

卦者寄天之妙於一黙故不以時為言而十一卦獨以時為言者吾夫子自以己之憂患同衆人之憂患宜於義者五通於用者三言時而不及其用者亦三餘五十三卦不言時者於聖人彖象自無隱詞

古君臣論

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及三代乃不及伏羲之書契伏羲畫易孔子作十翼而彖象言古君臣乃不及帝而獨言王者之代何也文王以憂患重易孔子傳文王之心

而有得於易故取古之君臣專及王者之代以明學所授受不自他出也且先以文王明之文王以西伯重易商王受在上西伯羑里之囚故有憂患宜曰西伯不曰王也彖之言君則果文王之疑也曰帝乙曰高宗曰箕子吾知其為商之君臣曰王者知其為文王則周公之追王無疑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吾乃知周公之德則追書西伯為王者果周公之書以子王父之禮也太史公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一

聖配一古及文王而遺周公以子統父之理也曰王用亨於帝王用亨於西山孔子釋之曰順事知文王以西伯事紂以臣事君惴惴然不敢少拂紂之怒心故能以西山之業有天下而自達於亨大也孔子於易誠潛心於文王得之矣象有文王則孔子之彖言文王象有箕子則孔子之彖言箕子象有湯武則孔子之彖言湯武有其詞則述其詞有其義則思其義大抵孔子因文王之作而有述猶周公文王父子之文相先後為全經也至

繫詞十三卦制器以卦寓象則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皆有所制一卦一器五聖人者先有其器然後别之而寓諸象以形容之此孔子傳以述詞而為義也且以帝乙歸妹言之泰之六五則以五之陰下應於二之陽為震兑之互體以歸妹為言此象也若夫雷澤之歸妹則以震之長男娶兑之少女亦以二五相應曰須曰娣則因爻陰陽以寓象不專於互體也互體之學非必出劉牧自畫卦以來即具之剛柔變化交相為用易道之所以

神也必欲奪取之則湯文武箕子文彖相戾是啓昔人以箕子為箕荄之説愚故曰有其詞則述其詞有其義則思其義施於彖象聖人心傳蓋相通矣或曰卜筮者神易之道聖人用易以卜筮為始可也文王處憂患見於日用曰王用曰南征曰南狩以此取紂而得天下曰得其大首至於公用圭公用射隼則公之為周公必矣若乃復之一卦則聖學之懿性命之極其於不遠復者則文王仁得之孔子仁得之顏子之仁又得之繫詞追

釋之於後豈特卜筮而已哉

禦寇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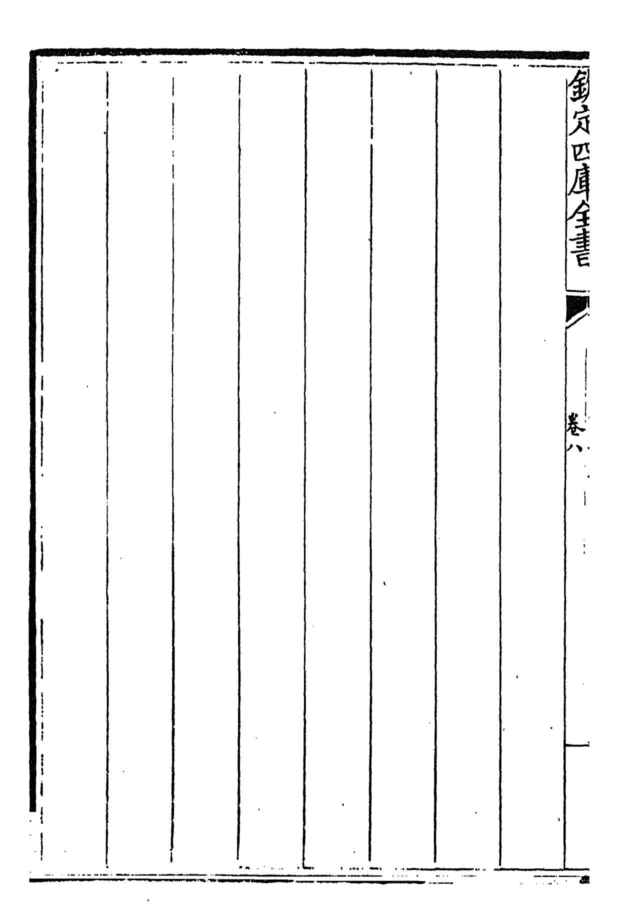
易道之難行也人情或失於隱或傷於察隱者欲其不知察者欲其必用易道人情之變兩全之以求其通斯所以為難也其曰難者何也不知者欲其可知必用者欲其不用俾人之情各適於教化鼓舞不測之域君子所以神易道於天下也荀子曰害良曰賊竊貨曰盜賊盜者皆寇也且隱於不知其類有三險狠忮戾以陷害

良善欲人之不知欺詐矯偽以沽掠名譽欲人之不知貪啉賄賂苟利貨財欲人之不知此三類者挾穿之姦乗扈之氣其實寇也彼以其隱我以其察彼以隱之不知我以察之必用勢必至於鬬興戎之漸召亂之由此玩易之君子所深致其憂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兹神化之運孔子學易而知之久矣孟子又知之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唯神化鼓舞至與天地同流能使民不為盜者歟

寇之利有大於此者乎且以禦寇之卦二曰蒙曰漸是也致寇之卦二曰需曰解是也蒙之上九以昏昧養寇則擊而去之漸之六二以陰長寇則順而取之此禦寇之利也需之九三據非其位以剛不中持疑而致寇解之六三取非其有下體負乘失中而致寇夫以蒙漸稔寇而長養之不能必其去又以需解誘寇而來之此必鬬之寇鬬之則天下亂矣吾易之憂也君子於此盍亦思所以解其鬬者因人情之變而神其化亦必有道矣

且喜則親之怒則疎之人情之變也於是又有得於三卦焉曰屯曰睽曰賁屯之難睽之乖賁之無飾人情之至變易道之難行者吾能使之喜而不怒親而不疎仇讎之氷炭合而為姻婭之膠漆焉以寇為婚者易之神也曰匪寇而婚是矣昔季康子患盜孔子荅以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昔之以無欲治民唯堯舜能之故能仁覆天下比屋可封豈唯不竊其賞而已哉三類者舉為可封之民矣嗚呼安得用易之君子而與為堯舜之

治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棍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董誠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方舟集卷九

宋 李石 撰

論

釋老論

天下之人可與為善也久矣聞釋氏之寂滅老氏之清淨則慕之盖將誘天下之人而納之於善雖聖人不能破也且以中國聖人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三綱五常可以修身可以治人粲然人倫具矣二氏者本物外

為己之學初絶意於世然不即人而人即之何也人性之樂於為善二氏者適以為聖人之助甚多凡趨福而避禍惜生而惡死人情之所同其徒因此求售曰我可以致福我可以得生凡有求者無不獲於是始抗衡吾道有從之而熾其說者紛紛多吾儒矣佛氏者起於秦漢之金狄而其書肇於張騫傳毅蔡愔譯梵音以為華言其書則中國之書其真妄有無不辨也老氏者起於黄帝孔子猶及問禮其文五千言孔子未嘗及之至秦

漢之君其徒得以簧鼓天下二氏之教因以流傳誠使中國倣其教以立治寂寞而自樂清淨而無為無亂兵以擾其耕稼無煩刑以濫其誅戮驅天下之民而納之於善雖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復生無以易此說也何至與之相矛盾而乍興乍廢乎悲夫

或曰佛生於魯莊公之世昔人謂常星不見夜明是也老子孔子相先後以生皆周之末年三聖人者幾若並生間世一何盛也曰斯三教相抗也歟誠使三聖人易

地而出必不默默忘言皆能倡教為百世師也孔子六經祖述憲章皆大中至正之道純帝而帝純王而王亘天地窮古今萬物共由出入之塗也老氏為周藏室史與彭籛相望史官也雖孔子知有其人列子莊子相與羽翼其説其流為虚無者非老氏本心也若乃佛氏左衽祝髮其棄五常廢人倫非與世大戾乎而舉世安之其徒今皆吾民則奈何文中子曰佛西方聖人亦以書為信也大抵窮理盡性使學者入道與周易頗合誠能

去其不合而用其合則教通矣

孔子以六經述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以輔成中國之治其曰攻異端者恐其害治也漢唐諸子以六經所出尊孔子之教併取二氏者排斥之韓愈是也其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之也二氏者導人以惡為性乎將以空寂虛無為雜也又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若其絶滅禮樂搥提仁義吾無取焉嗚呼墨翟尚同兼愛而愈取之佛不尚同乎佛不兼愛乎徇偏曲之私而忘其

公持瑕疵之小而廢其大取墨去佛則愈於論性亦偏矣祠廟象設黄帝周公孔子以來有之不獨釋老寺觀也佛氏有祠起於鴻臚寺以待四夷賔客其流為白馬寺像則銅狄之遺也老氏有祠起於周穆王化人之宫成於蓬萊三山金玉之闕至唐以李氏所祖為玄元皇帝廟曰太極曰洪禧散之郡國各以其徒實之曰道士曰僧祇其教因以大振於世非特丹青金碧之美而又取山川嶽瀆勝處以敞其居唯人主之好惡去取不

常至於風雨不動俎豆以時獨吾夫子之祠視二氏有間矣按唐六典道士觀總一千六百八十其號曰法師威儀師律師鍊師居之僧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其號曰禪師法師律師居之僧道男女以別以有行業充住持主其事官給五戒祠牒有違教者官糾之以法方外離俗斷愛名出家至麗之於法其於二聖人可羞乎或問佛以寂滅老以清淨為治氣養心之術以之修身則有餘矣其曰息門桑門息為胎息之息桑沙則息之

訛音本佛氏出也曰神人曰至人曰異人其流為神仙轉丹煉氣按摩導引老氏出也渾之以鬼神行之以福業老氏本以靈寶十齋為度世曰三十三天二十八天三清上境三十六宫無極至尊不可思議果何說乎佛氏以六波羅蜜為戒定三千大千世界一十八天八萬四千由旬無有是處果何說乎凡此二氏欲用其教去其空虛詭幻無益於身而有害於教者可也

朋黨論上

朋黨立論嘗起於小人而無預於君子何也君子者無心之心小人則有心之心也無心之心則於是非利害勝不勝無較焉小人則有心之心一切反是睚眦於錙銖頡頏於毫髮力以取勝勝以求鬬鬬不得其敵則如狂猘如蝮蛇不得一肆其毒則必嚙土木噬草棘以發其怒乃已此有心之心也故鬬不已則勝常在小人不勝常在君子此小人之指君子而為說出於有心之心也君子端不以是疑小人以幸一勝處以無心之心也

在易渙之為卦渙散也君子不立黨以處小人而主於散也馬則乘之逃其黨於方來也机則据之拒其黨於適中也躬則安之求免其身以無悔也至於六四則曰渙其羣渙有丘匪夷所思何也不得已君子與小人並位內不招權外不幸名居高明之地綽綽然於是非利害無所決擇不以小人為險陷而疑之處之以無心而已由是以知朋黨之論嘗起於小人以陷君子也向使君子亦以是指小人是敵也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鬬

心一萌則儺君子者多而小人嘗勝君子嘗不勝是以勝不勝為分别也善乎箕子之言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威福之大柄不可一日假之臣下然則為小人竊弄所以兆成朋黨之禍誠使人主執其大柄於上以分别是非利害雖陰陽不得用其變矧小人乎夫如是則防萌杜漸漢唐之禍可不作矣

朋黨論下

以治生亂兆於無形以成有形者朋黨之論也方其治也豈自意其必亂也哉其所謂無形者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君子指小人為黨小人亦指君子為黨其始也好惡是非之名異朋起而附和之日寖月滛因無形以兆有形而天下受其患而命之曰朋黨者好惡無別而是非得以相雜揉於無形之中此治之所以生亂也逮其既亂也天下後世有公議者出焉曰此君子此小人君子無黨小人指君子為黨則亦已晚矣方其隱於無形

也離婁不能以目視師曠不能以耳聽而孟賁不能以力奪唯人主能操威福大柄而公其君子小人之辨以明是非之塗如堯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未始有朋黨立名者威福大柄獨攬之於上耳馬與鹿有形之物至易辨耳趙高乃指鹿為馬取其疑似者以為之形以欺秦人之權而用之御史不敢訶諫官不敢議者其兆在於以橫議殺處士杜塞能言者之口以至是也漢之田蚡竇嬰各用其黨有首鼠兩禿翁而不敢正言其誰君子

誰小人者此秦餘習氣漢黨之萌蘖也弘恭石顯殺蕭望之劉向力言以為君子必無黨而漢黨根株矣杜喬李固引頸就戮至使人甘心慕之蹈死以取名何也黨名既出命之曰李杜之黨為黨錮傳漢黨成林矣且自其治以生亂自其無形以兆於有形萌蘖之根株以迄成林尋斧之不及天下皆得以藉口正名曰朋黨之論自漢始至唐世之一治一亂而朋黨輙先之以黨出多門也女德容其姦嬖幸誘其勢宦官怙其威姦則小人

以汚君子勢則小人以脅君子君子袖手無術然後流竄誅戮隨之如曰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唐人凡幾牛李耶張九齡曰小者苟得一變而為阿私大者分義再變而為朋黨又文帝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以黨比之賊更有甚者難易之别也嗚呼漢以朋黨兆成恭卓之禍唐以朋黨兆成藩鎮之禍皆以治生亂自其無形以兆於有形者然則朋黨之論大矣如之何其去之竊以兩漢唐終其說可使如漢不可使如唐何也漢之

正論勝唐之正論不勝二者又從而涵涵焉勝之君子恃之以無恐不勝小人恃之以無恐則歸之曰天待其天定者然後為之謀不然雖上之人亦無如之何

時才論

天有逆順人有去就逆則去之順則就之豈能以人勝天也哉亦因其時而已時者天之機也君子探其機而用之以為是非利害之擇以明禍福榮辱之由因其機而審其時足矣小人則反是也就逆以為順去順以就

逆拂天以求人蓋有幸而得之於其始者故其類靡然下風而從之其終也率至於敗績覆壓卒為天下後世笑嗤之不免者拂天機以求勝而自謂彼時此時之不同也然則付之於自然之數各因類以持世足矣傳曰否泰反其類也且泰未必皆君子蓋常在君子而變在小人否未必皆小人蓋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彙征吉亨彙貞吉亨曰征曰貞此自然不可執不可易之數也且世豈有常君子常小人也哉各以其勢論之則彼一

時此一時人才判然矣堯舜在上十六相與四凶並處文武在上十亂與二叔接迹此常在君子而變在小人也商紂在上箕子比干與飛廉惡來共事漢成在上蕭望之劉向與弘恭石顯同朝此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也譬夫天之寒暑二氣之運自然之理也當寒不可使起蟄當暑不可使造氷世之所謂時才者蓋亦隨時之去來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識則謂行藏何事而獨許顔子共之而自曾閔以下不得預何也蓋諸

弟子之從吾夫子也或仕或否不繫用捨非所以為行藏也若夫子與顔淵我爾一間不能以寸有道以處此其變者此道也其不變者亦此道也又非時彼此所可繫也孟子亦曰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既曰不得志不知大道何如其獨行也此聖賢一轍初不繫時之用捨也若夫所謂時才者時方尚武彼則高談將畧時方貴吏彼則鈎考簿書時方言利彼則力榷儲積時方論文彼則專事章句時方任法

彼則刻意庶獄凡吾道之所謂無偏無黨立為皇極合衆人所長而用之彼隨時變化以幸得富貴君子少而小人多否泰之往來所以治少而亂多也

崔浩髙允論

君子之於天下事也欲求其通故學欲其博事通而學博則必揜衆取名名之所歸責之所生一身有所未安況欲以此謀天下之事乎所謂通者於文武則曰兼資於儒墨則曰並用於三才則曰無不知於六藝則曰無

不習求欲揜衆人而直出其表者好名之累也殊不知昔之君子有其善而不居故能兼衆人之善棄其智而弗用故能合衆人之智其於名也退然不敢專美卒之天下以名歸之方且泛然受悠然辭若有不得已居此名者斯其所以安其身推其身之餘以及天下事則亦綽綽無難矣崔浩高允二臣者魏之起燕代而伯中國二臣力居多事通而學博猶一體之人也崔浩不免殺身高允獨能自全者史氏於浩傳不甚著其事於高允

傅明浩之所以死者加詳愚請合而論之談兵則有敗衂之禍為史則有漏洩之禍占天則有窺測之禍有一於是足以殺身况欲合三者以爭名於三事也欲其無不通於三者之學也欲其無不慱而欲以是幸免於亂世之禍乎浩固自取允亦有幸免者魏起燕代用兵中國浩為謀主帷幄坐勝所至策勲而允亦參樂平王軍以西破楊難當此其知兵相似也浩以三公領國史允奉詔分掌其事浩雖專其職而允用力居多此其述史

相似也浩初以占天精於風角用以策敵而允以律歷為淺事以難浩說此其占天相似也夫合三說以相似然浩竟以此殺身而允獨幸免以令名始終者有由矣且二人以儒知兵浩之事魏三君課功居多允視浩為晚進適時少事得以雍容俎豆不由汗馬取名如占天星歷災異五行二人之學非獨相似人謂允過於浩也浩為三公允甫以著作起家同領國史所志太祖以下三朝多出允筆浩主其要而已竟以此受禍允獨恃景

穆茈護不死者人固有幸不幸哉大抵以多事為通以多學為博浩則抗之以潙又為郄標之徒所誤如刻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如以五星聚東井不欲東伐又援漢元年十月之占以自亂與允反覆辯論允則雖明災異之學不肯對人言之又知浩之必不免預形於言此其獨保令名壽考以終者得非以其廉於取名者歟浩生平自比子房君臣相訣以為近似使其果有明哲保身之慮則有封留之足從赤松子隱去否則勇退急流不

以名搾衆其庻幾乎嗚呼士大夫之心術平昔處學問
居富貴者了了於性理不可不自厚也浩不信佛不談
老莊未礙也其妻佞佛浩取其書裂投溷中夫佛書者
華言而梵學與中國書同文之一豈糞其腐之可汚乎又
以殘酷殺李順一事其報應亦昭昭矣允心術所感誠
有異於浩者幼嘗為浮屠為塞上公詩有齊得喪忘物
我浩然世外之意其行諸州獄務矜恤多所貸縱以庶
平稱又挺身以明罪多於浩帝怒反免所坐僅吏數十

百家五族之誅此何止千人之活而已乎因觀史氏所載崔浩高允同罪異罰故合二人論之以為君子擠衆取名之戒

巧宦論

君子之仕也其進曰有道其退曰有命道在人則審已之道深淺大小以為仕之所得於世之軒輊不苟進也命在天則安於天之所以予我者厚薄不自執以為已之累曰斯天也我何預焉如是則君子之仕進退之分

決矣若夫小人之仕則反是以進為命而以退為道命則曰我當得之道則曰不合則去故為偽為佞為傾為險為幸為術皆巧於官者也飾虛誕以為真曰偽崇謏媚以為智曰佞掩衆人以取名曰傾啓禍害以自利曰險多端倪以有卜曰幸立機數以罔上曰術六者異名而同巧也得其一二者已足為名世小人矧兼六巧之全者其禍害可勝諱哉何謂偽飾其外而忘其内陟其華而無其實衒死鼠以為璞售蝂箠以為鞭緜以象恭

欺堯少正卯以偽行欺魯此飾虛誕以為真也何謂佞
順適逢君而自以為智乏骨鯁之操無忠亮之節祝鮀
求容於衛而幸免禍害梁丘據取嬖於齊而無所可否
此崇諛媚以為智也何謂傾陷人之尤以爭名於朝者
美錦覆穽而欲人不知含沙射影而欲人不寤王導殺
周伯仁以博金印褚淵賣袁粲以取富貴此掩衆人以
取名也何謂險面狠而愎心凶而戾人知惡之而無以
勝之人欲殺之而無以先之如蝮虵之含毒鬼車之煽

怪盧杞姦詭而主不知王莽簒逆而主不寤此啓禍害以自利者也何謂幸其説之晦昧於中其氣之淩蔑於外如甘酒之適口如美色之悅目公孫弘多陳事端馮道之脫免備位此多端倪以有卜也何謂術挾主以為市不顧主之利害而以身試術也小者亂一國大者亂天下操術之不仁也踊貫則利人之刑棺肆則祈人之疫皆凶術也蘇秦以術亂六國張儀復以其術而轘之於燕鼂錯以術削七國袁盎用其術而戮之於漢此立

機數以罔上也嗟夫禄仕者名之所在君子小人之所同欲君子則有道以定命小人則巧以自致而唯六者之趨患得患失不顧利害是非營營求所以為干進之塗必有一於此者真天下之小人也孔子致嚴於懲小人者亦懍懍矣戰國游説大抵多六巧之志思有以大矯拂之曰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利害是非徇吾道死生以定天命而已其以史魚為直以蘧伯玉為君子又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專以懲

小人之巧於仕也或曰有君子而猶不免於巧者是亦小人也巧於殺人以爭名當世豈直道君子哉孟子所謂枉尋直尺可也叔孫通以五百弟子自援不能蓋二生之愧董生以儒學名世不能掩殺主父偃之羞姚元崇不死武氏既為宰相僞疾以陷魏知古其巧尚何求故備論之以為小人之戒

蜀邊論

天地遠近之不可窮乎古今見聞之不可盡乎不可窮

而窮之以此之近而況彼之遠曰天地之限也不可盡而盡之以我之聞而接人之見曰古今之事也此四夷之殊宜制禦之異用也且以天地遠近既有一定之限一見之一聞之足矣而古今制禦之道有不可窮不可盡者以此之一隅反彼之三隅者猶是也故遠近復有遠近有不勝其聞不勝其見而欲窮之盡之四夷制禦之變舉積諸此也吾蜀之西南夷特以中國遠近見聞所及者自先王以來端以秦漢為兆亂之始浸淫乎唐

人則受亂矣蜀不可無則西南夷不可絕其拓土之得孰與受亂之失哉秦以司馬錯通蜀造意宏大長城備胡以及他方漢初困於匈奴武帝征大宛蹴勒番禺夜郎昆明𦏁貊則車馬踐蹂鋒鏑交横於四夷矣中國示以可來之塗服以必爭之氣譬夫操杖而欲殺之彼能不反噬乎且武帝元鼎六年已開西南夷是歲改元又攻滇王求善馬元封六年越巂為姚州為益州皆夷越之地其國志所謂九能傳實祚者今則雲南六詔或離或

合矣且雲南與吐蕃以六城為距離合不常之國也越嶲去吐蕃不數山可使之離不可使之合則中國利害之決也唐開元以前雲南未嘗畔漢爰自鮮于仲通李宓貪求邊功以致生事蕃蠻合而讎我者五十六年不解閣羅鳳入寇成都是也大歷間雲南求再納款張延賞懲前患拒其請至韋臯則開戎州路而許其來且前日越嶲唐人封疆之内故臯得以拓土不已仰惟國家棄清谿關外地以遠之此閉玉門之時也如臯復開一路

其鐔隙如開鼠穴不患其不來矣利其納款之物而啟其内侮之心禍可勝諱哉嗚呼任生事之人而欲其無事用貪功之人而欲其不貪天下豈有此理當上體藝祖所以棄地懷遠之意擇人而任之則蜀邊可久於無事矣

淮蜀論

言固有大小也大言之則為迂小言之則為蹈量其時之安危事之是非而為言大小之制也厥今天下之勢

宜何如言之曰淮曰蜀云者是不得已而有言也譬夫考作大室俾子孫世居之葺之以蕃育生養其中悠久分裂破壞撐拄頹垣墮砌者太半則當量其家之力而為日補日葺以求復其初令天下之勢曰淮曰蜀云者是今日可合之勢也小言而不敢太踶大言而不敢太迂是亦不得已而為言也且誇誕而無當浮競而無極以苟悅上意而竊中主欲至使目語而心違之口順而腹非之樊噲願得兵五千横行匈奴而季布欲斬之滅

官願得騎五千以立功匈奴而光武笑之此二子者大言不切於用必有能知其説者賈誼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况以天下之勢論天下之兵得不量其言之小大而致其聽之可不可乎揺揺中流以幸舟楫之得濟於風濤澒湧之中嗟夫聽者之不審言者得以幸免今士大夫相習為大言久矣不可不折之以其事也所謂攻守者雖兵家預形然守淮守蜀二者可合而不可離亦不可偏舉此一定之論也且借三國之勢論之諸

葛孔明之入蜀也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難與爭鋒吳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荆州連吳會巴蜀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如亮之言合吳蜀之勢今日淮蜀一定之論也至曰用荆州以出宛洛用蜀以窺秦川而霸業可成夫孔明之言豈不欲大其言曰中原可復三國可合乎乃跼於一方而自守也善夫張華謂羊祜曰吳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此守淮之説也然則天豈限絶南北乎我疆我土枕戈

不忘以形為守以心為攻守必以人戰必俟時不徒取人之空言而責其已試之事其成否必有不可掩者嗟夫人意即天意也若以泛泛之言而輕用天下付成敗於一擲不幾於輕舉而失所重哉吾故舉淮蜀可合而不可離以為東西輕舉之戒為守淮蜀之當務云

建康形勢論

愚謂天下要令有勢而後以道運之譬如善奕用棊不多而得勢已廣今日之建置他日之補就如絲貫繩聯

不見間隙可乘之處而後大勢定夫惟勢定故四方耳目趨於勢之所重以決其功之可立六朝以來其進取中原者不乏然而知進而不知所以為後顧之計如驅子弟以鬬之通衢不幸力竭反顧其家則逺而無所告訴殷浩陳慶之不足道也桓温謝玄劉裕吳明徹皆有破竹之勢而不知所以委重故一朝渙散前功盡廢世嘗謂項羽既取關中乃退都彭城以成沐猴之譏愚謂項羽不失策特悟之太晚故後世得以成敗立論耳方

羽之既殺會稽假守也使之畧建立根本而後遣心腹渡江自據山東以觀中原之困徐起而乘之則伯業已成矣項羽剛躁欲速新得會稽客主未定乃驅人之子弟以渡江既得關中自覺其客寄之難乃復歸重於山東顧已無及矣凡今天下之勢所委重者何也長江之南建康為重頻年有望幸之意臨安駐蹕已踰三十年兵民井邑卒未可動揺而應接江淮則疑於迂緩愚常觀太宗皇帝新一天下之心首以真宗皇帝判開封府

事非徒使之知民間利害而已也監國撫軍以綏養急
聖謨深遠其孰敢議又惟宋元嘉中王玄謨以彭城要
兼水陸請以皇子為刺史至魏佛貍聲言渡江而建康
列戍至於亘七百里所使佛貍不敢輕進者臧質在盱
眙武陵王駿在彭城也方今建康左控姑孰而右引京
口古來守禦勝策如膠柱調瑟苟非其人言之何益恭
惟修復陵寢自是天家大事親王既出閤顧付之以建
康留鑰之權内增帝室之重外繫民心之一徐觀晉宋

所以經營彭城之勢使其他日可以用山東而臨中原則廣陵淮陰以東可以列戍相望而制之於此矣凡天下之事圖之於目前者未若先定其勢之為不可勝也我有不可勝則彼欲求勝者所以成吾必勝之勢内法太宗之神謀近取彭城之制勝歸重建康其為先乎

以守養戰重方面論

愚聞之東晉有弱中之强故江淮分守禦之勢李唐有强中之弱故河朔養腹心之憂夫外視弱矣而守禦有

定論則未嘗不强外視强矣而制馭不自我則未嘗不
弱夫知守而後可以謀戰苟惟守之無地則戰者雖百
勝其能久乎東晉雖戰不足而守則固是以聽勒苻堅
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李唐雖戰有餘而守則不力是
以趙魏之地常鞠為盜賊之囿天下之勢其根本在守
而其應在戰是知遠攻者必近守不可忽也劉宋元嘉
七年到彦之等以舟師自淮入泗沂河西上碻磝滑臺
虎牢金墉四鎮列兵分守魏主命悉衆北渡諸將莫不

稱慶而王仲德獨以為敵人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全聚若河氷既合將復南來至十一月而四鎮復陷以檀道濟之威畧亦不過全軍而已此前事之鑒也往者北人之歸河南五路也或傳北人之謀謂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三五年南兵決來守之道路已熟一發決去必取川蜀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驕佯北以誘吾之進遺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吾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吾不意我之前

日所以失者猶元嘉也夫鞭雖長不及馬腹而强弓之
末不能穿魯縞六朝之際河南之地隨得隨失蓋地既
平曠敵通其内淮南隔其外而制勝之重或又遥决於
大江之南藉使得河南之地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少置
兵則不足以自固大軍稍遠士心便怯此宜可慮也愚
謂今日悠久之慮要以守而待戰兩淮之地形勢不相
為應者願倣六朝兼督之制以重臣分臨之多者不過
數州使諸將有以分屯而聽其節制如慶歴各以分委

靜之名而養成姑息之實則勢因以不振是故以治軍則弛以治民則惰以興化則玩彼必有流於俗而不自知者又相與持天下之勢以幸吾之不立此聖明所宜禁而大臣之所當治也天下無事用兵之問雖至於廟堂而未嘗徧動於有位者之聽故不習而聞者必駭不樂而用者必憂發言盈庭誰肯執其咎其勢積則有自矣夫制俗之道無大於無私而持勢之權莫審於無心蓋天下之所守者民也而與民為守者士大夫也喜怒不行則聽覽公毀譽不入則取舍定凡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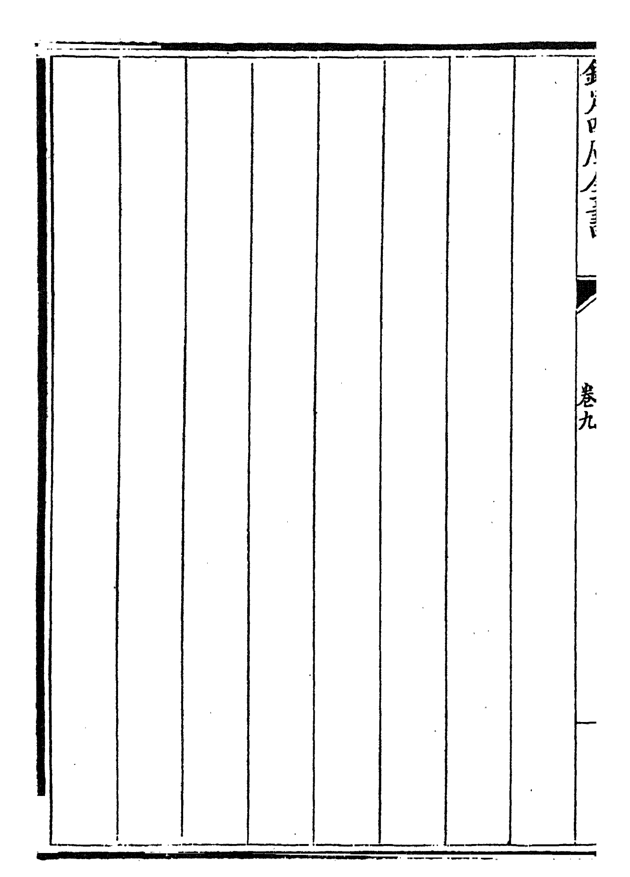
之說未能盡一士大夫之心則天下之耳目必有所惑而不信令之所以欲致於富彊者非必決之戰勝而後為富彊也望之隱然有不可測之威而即之隆然有不可犯之勢譬如富家大室壯子愛弟彊奴悍猾各當其處則雖開門延寇誰肯輕入其奥哉愚願制異同之俗而使之一持戰守之勢而使之定天下之人茍有所見使之各盡然後養成可用之才以成不變之論則人心自得而天意自復此非所以保勝乎

合四勢以強天下論

愚聞之天下之大亦恃吾有勢而已民者所以保此勢也財者所以養此勢也兵者所以持此勢也將者所以用此勢也合四者而一之則在於上是知有勢者彊無勢者弱天下有天下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一城有一城之勢諸葛孔明不鎮漢中而崎嶇於梁蜀之郊不善法高祖也劉裕置東秦州而負西北之望不善鑒項羽也天下之事既得此勢則因其民用其財役其兵取其將要皆有推赤心置人腹中之術貪則失其財怯則棄

其民私則離其兵闇則敗其將是知勢之所在莫若一其歸重之地唐之藩鎮議者謂之授人以太阿之柄愚謂不然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使令而能復唐藩鎮之勢則分地而守得寸則付之寸得尺則付之尺將頼其守以成吾之事而何疑之有昔者漢高祖之語張良也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大哉此言不曰捐關以東付之而曰棄之此其視刓印不授者成敗相去豈特目睫之間乎愚嘗謂唐人之法如宣歙池之為觀

察岳鄂之為節度小者或不過三四州而自用其民率有以自固今江淮用武之近者權望俱輕若稍倣唐藩鎮之勢而無盡制其權使之有以自用其兵民則他日之能復中原視其有功者以髙祖之為心可也今江淮之州相去或七百里而僻小如蘄黄者緩急無以為固必其有事而後大將出於其郊則民心固已驚危矣如欲合四者之勢以強天下其可不慮此乎



方舟集卷十

宋 李石 撰

書

上宰相書

某聞之天下之勢藏於天下之風俗而風俗之變成於士大夫之好尚勢有不可以偽為而風俗不可以驟革聖人非難乎革也以為首之之難也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其不能以相一則必舉其不一者而求於至神至密

之地以激成不變之勢夫勢之所激是果何以致此太
平之世明聖垂衣拱手於上而宰相率百執事於其下
習於寛緩和易之域以期天下之無擾心意之所積口
語之所宣將以是納一世於君子長者而後已此其用
意豈不甚善然天下之所樂與夫一世之所安則必將
有不慮之變藏於其間而勢遂已成天下之人惟見乎
勢之宜為此也則求其故而不能得獨不思向者之所
樂與今日之所安皆習久而玩熟放弛而不力則毯成

必然之勢也固宜君子處此惟其素所抱負求以振起天下之勢則將有不言而風行不動而雷聲者靡然變其前日之故以使之一新而又慮所樂所安之既熟蓋樂至於過而安至於弛則誰與任事而循名責實至於使之慼頞不寧則又非盛世道德寬庸之意恭惟真宰造化天藏而神運則令日之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自革於偷懦茍且之俗石雖不肖何敢議及此然重惟令日之治天下士大夫宜各竭精殫慮曰小曰大隨所

處以自力於事功之急顧狃於所樂所安之習而視景偷日一切相戒以無為多事則吾君吾相未必肯許其如此而無害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也非習俗風氣為憂在乎紀綱法度之不立紀綱法度之在天下其所寓甚徽而毫髮不戒則勢之所以養成者多有不虞之悔異時熙豐之盛以極於宣政之大過執事惟不知紀綱法度之所在而一切從事於虛文以侈天下之耳目勢既稔成而風俗如平川大波放潰發洩求其所以至此而

不能得相激相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恭惟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生聚教訓忠厚之澤所以浸漑天下之肌肉者不為不至石之私憂過計獨不及於天下之勢而以原於風俗者何也蓋昔漢文之世在位者皆以長者得名而天下無事亦有可憂之勢賈誼故獨喻以措火積薪火未然而謂之安誼之通達國體必有見於此矣夫以文帝之寬厚而大臣皆以長者自處誰肯與天子任其嚴以存天下之法蓋長者似仁而長者流於鄉愿

不可不畏也今日天下之風俗所以作成天下之勢似不可忽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或者士大夫今有倦者矣齊威王所以賞罰阿即墨者雖非盛世忠厚之比而於今日天下之勢似當如此而後興起也石孫遠小官議輒及此不任死罪然一官晼晚垂垂五十饑寒凍餒之恤所不宜言而出其言則似非苟然也天下之事思之於山澤而或明於市朝石尚有敢言者執事其察之

上蔣丞相書

憂大忽小急先緩後人之常情明者見之則其小者在所憂緩者所當先也石到沈黎有可言者事皆沿邊利害他日有識者來此則曰李石嘗用此州不畧出一言為此州久遠慮是仰負朝廷與相公委寄之意竊見沈黎為州空城仰食卭雅鹽米日計一日官吏軍民僅能支撐城雉不葺器械不修糧無一月之儲為可憂至於禁軍弓手可以團結入教閱者三四百人此又可憂也渡大渡河即有土丁二三千家習險阻之地形知蠻人

之動息力足以抗變而敵之此外黎為州蓋搖搖也蕃
蠻日有四五百人在城市每每市馬則相與傲睨知州
廳事前守倅率買馬官坐廳事與互市左右編欄不過
持梃嚴衛而已城堞甲仗兵籍倉猝可倚仗乎所賴者
土丁陰制之於後而已石用此大段優恤土丁不他役
以擾其家無追胥以廢其時土丁户下税米每斛舊理
一十三貫估石與每斛減五貫其對折之錢以吏人之
未請兵籍之詭名酒務糟水錢之羡凑合對減刻板列

之廳事以示久遠申諸司照會此寬土丁之一說也至其他城堞甲仗兵籍提刑鈐轄日檄本州增葺顧窮邊寒壘何力可辦欲從朝廷依前太守馮某所乞支降度牒二千來道為三事之費在相公介意即辦矣又兩蠻王甚向化其諸蠻如虛恨一族間有不測往來嘉黎兩州作過抄掠小路都王伺察來報意亦甚勤求有答其意本州何敢創例亦欲朝廷略有賞賚如衣服官封爵虛名之類此事亦與申朝廷看如何照見便民五事此

閒民事絶少有二三要節關沿邊大體若蒙廟堂畧賜主張豈惟一州受賜折衝壓難威徳所被豈曰小補之哉不宣

答鄭運使書論蜀中事體

置中伏辱報答寵賜和篇方此申詠佩歎於作者不已專人又被誨劄副以乘尊且承巡問還臺風雪良苦台候勝健欣慰欣慰縈經一事特荷鐫警非照愛不及此但石所言豈為一夫曲直利害計邊面郡體要當如是

不然太守遠不過二年近則朝來暮去特未可知何苦
去其循習之易而求改作之難此可以理曉也數年前
朝廷議行分隷偶有鄉官者在東郡求差遣謁執事謬
沮之令此又鼓率計會不知天子之士天子之民在彼
在此於渠何有割與不割皆不免移榮經之食飽黎之
民移地不移民曷為此懷土紛紛耶矧以割隷縣邑古
今有之吾蜀懷安石泉皆自國家割傍州為控扼之會
取一時增損耳黎本三縣廢二雅管下五邑榮經便黎

而於雅為贅黎受六詔諸族蕃蠻之敵雅特蕃人碉門
一族蕃人往來互市仰食所求悉出於黎乃以無所統
攝之邑責之辦事如所轄輸賦不特馬路不脩雖迫於
上司行移誰肯為動心哉此特其細耳邇來兵馬日急
蕃蠻日驕萬一有如唐人西戎尚可南蠻殘我之説黎
雅二州之守肉可食乎五七年前虛恨籠篷之禍可鑒
也黎因山為城如斗進則溥大渡河退則阻九折若不
少展脚當有事時為棄城拱手就縛可矣石自到官面

調而心折之諸族頗知畏愛適以卭部都王蒙備死馬路幾絕殊費招來其鏕曰保賽蠻都王欲來市因言曰卭部我鏕也向殺我人欠我骨債為其所阻與漢絕十二年不通特來理會公事而卭部亦怙衆以拒其路保賽者與蕃姻婭介恃以逞蕃嫉卭部卭部畏蕃之反也因說與朝廷接待諸族恩意惟一宜體悉世世與漢互市不必因是相為猜間令此就城下打話椎牛為盟可保無虞也然自令視之蜀之多事民心揺揺孰與無事

時徼隙小鎒自當長慮却顧何忍憒憒於道塗聾盲之夫言行則事立言不行則事不立昔人所共患石則非所患也度朝廷未必從誠如台諭但兩次宣樞書云諸司有異議尚當不一言之制帥亦云頃問張憲亦以為然終不知諸司果何所去取誠如沮者之說是石以一言之輕與雅人為聚訟可笑黎衣食卭鹽雅粟粟唐以來有之非創行也卭鹽理納錢令則正色又復減半而州自請一如丐然兵之一衣折黑鹽七升雅粟八斗之

數計逐月支遣外尚闕兩月則州自那兑此外應副諸
司窠名不缺然軍民久困且弊只可吝用省費既已寛
土丁米估之半又勸上户和糴賑濟不唯備此艱歲而
軍食比常年可寛兩月借兑且以義倉一事雅之士孫
寒關節兠攬擒斛而輸每斛九𣈆五升如義倉鼠雀之
耗將安所取黎受兩州支移之弊類此此外民吏帖帖
盜賊日衰獄圄日清皆威令所及不即敗曠幸也第以
私計瓦裂災患頻併已露懇丐求便親養雖八改月於

此不敢以私廢公麄糲度日僅如一僧樸被待去矣一二事稍似疚心若不布之左右是負屈沈寃於九折風雪中果何以自白於幽冥蒼蒼也言之忉怛春寒伏乞以道素倍保台重酒力甚健可以驅黎之風伯此去有燒春更得數酌以洗邊瘴如何不宣

答趙道源秀才為僧書

趙君足下昨袖詩見訪對坐客讀詩知欲祝髪為浮屠事垂成欲謀於僕謂僕有學校一日之知故不遠三舍

地以來僕可無詞乎甚矣足下之未喻也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僕哉僕為人師以行道解蔽為業在成都時足下所聞僕教諸生以何等言語乃欲相望以此乎僕固未嘗絕浮屠氏而不知有其說也特以朝儒而暮釋絕先世之祀信汗漫不根之說以流為茍且幸免之民如足下者僕所深諱也雖釋迦氏復生亦將絕足下而不友况僕乎足下家不至饑寒有田舍作業父母止一子傳世教之為儒亦駸駸乎成矣不幸父母死

便欲裂冠而髠毁服左衽以敗父母所遺之髮膚廢趙氏之後為餒鬼可乎足下無乃喪心失志而錯謬至此乎僕觀足下舉止語言不至是也父母死隻身不堪人類中多有之所貴人子者以能竭力負薪任父母之責為孝乃欲宅心事外自逭其死以去將遂作佛度世乎將逐逐而羣碌碌而游與庸者曹居挨處如今之僧也足下年方二十餘誠能自悔以卒儒業娶妻有子以無廢趙氏然後徐議之未晚也退之之於賈島魯直之於

俞清老皆返釋為儒者畢豫承議棄祠牒再長髮入學與僕為同舍友涇已具祠牒欲去僕留之學校三年令登第方娶此近事足下知之不待僕言數日前吾友王迴有書云成都朋友多勸止至力爭不能回足下之意乃翻然以來見僕足下非尋常閭謬人何可不徐徐思之

論養生書

辱書并十詩詞勤而禮厚誠專而意達斥逐西歸思見

朋舊得此如面也僕丱角從鄉曲之師與士子游處至百十不少其能自託於道義使人惙惙於心不忘如足下者纔一二輩耳喜慰蒙教以養生之說且欲有所資問於僕僕則不然也僕儒不知道者於易性命有得知中庸大學誠明止靜蓋出入呼吸間服其言而躬踐之也自少孱病而貧藥食不足自給而氣血筋骨欲有所用誠得不夭横自殘於一支不舉一脈不伸為全人以不辱為人子不虛生一世足矣此僕所以聞道之始也

家苦貧甫冠逐食諸所至得一榻每每幽深窮寂少年所願樂初不能無思思不即得隨即灰冷不復燼於念慮也始而學學而習習而熟熟則入入則久此僕所以得道之堅也身多作客家居日少自丁先人憂出居廬既除喪不忍復寢內近二十年安然如一日體中寒暑小不佳不臥不呼醫靜以遣之大者一二日愈小者隨即愈官太學三年東南海瘴毒厲蒸濕薄人膚肉不過閉目靜坐或小不安為之一二日不食亦即愈性嗜書

於雜交悠悠者一絶去不省用是得擯斥於朝買舟西
泝風濤萬里幸此生還拜母顧兒女相拊存不復出州
府且漸漸收魂魄入書卷中不知其為得喪榮辱之有
二於我也此僕所以信道之誠也來書所謂水火坎離
龍虎僕都不曉不知足下從何人說僕無乃誤足下之
聽聞乎愧恐愧恐所須辰砂僕於草木尚不嗜食況金
石乎在東南日遇一道人不說話在闤市中以手指胷
出一藥贈僕索筆題云二月一日歸去半塗見我僕得

之置香匳中葢去年之春也今年春偶發匳視之適二月一日僕之舟已在江峽間方悟西歸之兆已前知於道人矣細看其藥則丹砂也僕尚不敢服亦足以見僕之勇於道學而審於從人如此餉果子荷遠意空書為報勿罪

答遂寧傅燮秀才書

伏承傳訪三百里而遠意則勤矣袖出長書贄舉業以見其學意則厚矣僕得非所宜姑就所欲言者略陳之

文章先立機杼機杼不立而欲組織成文章亦良難矣五行出於天者為天時施之於人者為人事孔氏疏子思之說甚詳禹之彝倫箕子大法其實一也費秦二誓孔子已自見大槩恐不專主兵法晁錯舍聖人之術欲教太子以術數聖人之道皇極之道王道也安有術哉戰國以術亂秦以術亡晁錯者猶術士之遺類卒以誤國殺身此等題目不必作吾友不過失解後熱中憒憒歸咎有司以其所業之工求速化倚僕一語為重過矣

欲學古文讀先秦古書與韓柳文取科第看應舉時文一唯吾友自擇貧寒歲久無一物以塞行槖所業卷復歸納衰病無由面別道遠力學自愛

答胡龍學干紀瑞雪書

伏辱惠示長牋至數百縱筆誠悃流出不倦教以所不及望以所不能教以所不及幸也望以所不能於石則何敢執事之文自然之文也而以下教俾追學之是猶策跛希駿而以小支小川擬放於溟渤之大不敏者尚

有意焉若謂有所撰述而以之望石則必吁喘僵蹶濫吹門牆間所未敢也况乎所書比希世絶塵之事他人選愞所不為執事為之循默腊澤所不言執事言之人主所知天下所知書之國史著之令甲况施之蜀人有以格天瑞世駭心悦目者吾民欣欣如解縛弛擔不自意其生死肉骨以食息此稔歲也甚惠甚惠且石自以為文者有歲矣丱角篤好皆根本六經中來詩書求其聲氣禮樂求其制度春秋求其嚴易求其深如先秦古

書聱牙有不能句者精微乎衆妙會融乎一理者往往得之人或以古文期之由此也加之師承血脈出前輩大老無疑極以心所自得如頊者唐文若張震劉儀鳳趙逵劉望之相與指摘一瑕一疵不許入紙孫樵所謂句句欲活者可見其苦澀艱棘於遣語成篇不易得之雖然其官獨欲以是假借而幸教之誠能寛期旬日後可耳石自冬至後入室打坐唯不敢廢學所謂學性命道學也人誤以謂學神仙其說未必知知之未必是也

伏惟坐進此道寒暑如傳置過目昔孔明治蜀二十罰以上身親之日啖飯二升半嗟嗟蜀非無事之國也惟尊生自重羊酒餽歲旨味及親矣且謝草草戰灼

回新繁李尉書

專人示書以騈緘為禮甚異敢泯默受此棄流俗乎唐盧肇以畫一咨目稟事節度府至其流為累幅已過矣陸贄奏議為榜子集取便文之義今變為劄子非臣下通用至乃與公文參雜州縣行移有曰官員士人白劄

子者抑又過矣如此細細未免流俗老僕將不得已當致皇恐百拜以答吾友無怪也德秀失解而以難弟居官一家休戚同之不必分彼我如何人一家所積有淺深士人發迹有早晚一門三秀固佳似未可驟致以激貪得之心也向來石先忝第知來猶困布衣老僕寢食必祝至與許修黃壇告天逮兄弟偕仕心願未有知來僅脫選調死矣幸而浩姪以世科踵其後老僕得以少蘇息也甥姪屈指内外二十許更無一上進羞出面顏

老僕招與飲眊矂而勉以天定勝人事在如是而已繁上子真仙風當無負否時樣與鬼爭工吾輩底處立脚後跟勉之惠及茶紙皆蜀珍紫紗何用耶老僕近製深衣用十五升布極如法又向與亡兒服線一領布衫冬温夏涼不忍易之過眼輕細殊覺長物耳圓羣父子赴類省德秀云在袞臣處甚便其他三日送迎尉司一二得力照管之可乎德秀自奉書餘惟宦學自愛

與景浚卿書辯德行堂銘

涬濛既書溢紙辯說如奔江放海老氣矍鑠所以教病瘁不肖之友甚至感感浚卿以顔子所得易之德行閔子以下不得與則四科德行為二德行矣故不得不辯令浚卿公持所得有淺深石亦得以畢其未盡之說也顔子不貳過聖人詳之有素其讀易至復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亦不貳過之意不待牽而後復敦而厚復甚者不至迷而不復此孔子所以感歎顔子也其殆庶幾乎以顔氏之子近復之初九也若乃復其見天地

之心則又别一意乃復之全體若喬嶽滄海其一又如嶽之一石海之一波顔子售用不盡處在初九一爻而全體者尚有説在不可便説破文王周公孔子之於彖象其指一卦一爻以稱謂聖賢尚有數處泰之九五帝乙以是歸妹明夷六五箕子以是利貞升之六四文王以是享岐革彖言湯武明夷言箕子文王皆聖人讀易感寓三致其意其於顔子亦猶是矣今便謂其殆庶幾一句閡子以下不得與此吾輩尋常游戲設等級疑難

以病餘子不是著脚處也若謂顔閔入道有淺深是具體而微孟子之說盡矣德行一科凡三人如曾子之孝不得列此豈可便謂曾之德行不如閔子德行乎四科特陳蔡患難相從者尤不可以是窘諸子其升堂入室次序自不紊若妄議其間則孔門投牒求試糊名考校又闒然爭前矣來教云德行便是著實處不是鬼神虛無之說此浚卿顧僕厚令得出其臆見多荷多荷石以病廢日遮眼不過數行秋夕燈火青熒窓戶兒曹咿嚘

昨夜半不覺蒙被坐聽萬卷心顧猶未塡還得盡空老我枵腹耶念此浚卿亦當惻然向冷珍愛

序

西江集序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強而得不可攘而致也雅頌之體博大洪深紆徐豐衍怨而不至誹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厚溫恭之氣不可及也至

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憂憔悴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其聲音語言以相絶爲異哉蓋繫其所養關諸盛衰之運也國家嘉祐熙寧以至於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知之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燦然一家蓋其所鍾厚矣西江集蒲誠之文也其學雖不盡施而見於空言者唯此朴而雅深而明約而通近而理其左右所資者想見其人矣唐末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湜推

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然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後先耳今江西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熟矣後世欲知其文所自與夫一代作成粹美尚考信於斯言

李晉壽詩敘

君子之所恃以為學者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蘊不躁不競不欺不隱寬然一褐巽懦如無能雖三尺孺子得以狎而奪之至舉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

如雷厲山壓此何物使之曰此氣也學而知之其積習憂患非驟馳於一朝一夕間也至若少而銳老而衰初而狂終而怯如春華秋潦榮枯虛實之不同得失汨其中哀樂怵其外此氣之所謂客者彊梁好鬭者足以摶而勝之非君子之所養也吾兄晉壽蓋豪於氣者也其發為語言文章充然肆毅然立沛然不可禦其所為詩特其一耳非世之所謂窮人之詩也孟郊盧仝終身盡力於詩其才不足當世之取舍故其憤悱鬱屈輸寫於

詩者蓋窮之實吾晉壽則有不窮者迫之以事而不亂怖之以威而不奪所謂剛大之氣浩然盤結胷次蓋學道君子也晉壽抱負所學困於場屋老得一官為諸侯重客而經濟功名之念慷慨睥睨未嘗一日忘之及再被召官朝著不崴許罷逐往來道夔子晉壽初不作世俗高下出其所為詩卷相與把酒篤敘族屬說學問累日不倦故敘記其所得於晉壽之詩者於詩卷首而還其卷晉壽名喬年時為銓司屬官

何南仲分類杜詩敘

雅道不復作至於子美太白天下無異議退之晚尤知敬而仰之唐人多工巧退之以為餘事其有取於李杜者雅道之在故也近世楊大年尚西崑體主李義山句法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語人亦莫或信何者子美詩固多變其變者必有說善說詩者固不患其變而患其不合於理理茍在焉雖其變無害也詩記十五國之風而吾夫子取其不齊者而齊之上而王公

大夫下而庸散僕隷上而性命道德下而淫佚流蕩此豈可一說盡之哉吾友南仲取子美之詩句分為十體體以類聚庶幾得子美之變者也南仲曷嘗以是為子美詩之盡然說詩者可以類起矣僕不敢求其盡試援此以從南仲

家譜後序

祖父望子孫者甚厚吾為子孫而自薄其身是薄祖父也其可乎吾宗譜系先御史府君始修之一行之善一

藝之長必為之傳而登官籍致饒給者則載其志銘焉所以從善勸後其意厚矣迄今二百年子孫益衆富若貴者志銘多夸詞處約者家傳亦或鈌焉故稽志銘之所載求故老之所傳歛華就實自御史立傳之後皆續傳焉而志銘之實亦在是矣有不及載者則其後凋落無所考訂故不敢强為之辭大抵續傳之作皆本先御史崇善勸後之美意而其要則以行義為先而宦達次之致富饒者又次之欲使族人皆自力於知行並進之

學而汲汲務外之習或稍息聿修厥德毋忝爾所生吾族之人尚其勉之

代家德麟作重修家譜序

家有譜所以别生分類以著不忘非欲相誇以門地也吾宗得姓受氏自洛而歙而睦蔓衍四出至於源同派别有不可考者故先御史府君實自玄英以下定其可知者為譜而先監場府君又續修之今踰百年生齒日繁昭穆失紀耆年宿德問之茫然後生晚出將為途人

譜其可不修乎德麟不揣輒因舊譜訪問諸族補其未備者而續書之尊卑之序瞭然在目天理未泯或可以起其敦睦之良心焉嗟乎今吾為兄弟子姪者多至數百人遠或千里外原其所自皆出於一人之身也且以吾一身而子若孫或數人數人之愛吾未嘗有異也以吾愛子孫之心推之父祖則父祖之愛吾兄弟子姪者詎有異乎父祖之心未嘗異而吾蔽有已而越秦其視甚者或戕之以自厚則於父祖之心何如也吾族之人

亦嘗有思於此乎故又併著其說於譜後云

自敘

方舟子甫冠筮易得需之夬曰吉哉吾事濟矣需有所待而孚其兆也以夬為決決無疑也以姤為遇遇小人也需與訟對變☰乾下坎上需☰坎下乾上訟夬與姤對變☰乾下兌上夬☰巽下乾上姤需訟曰涉大川者利涉與不利凡十有一多以水為險君子進退取焉陰六六年陽九九年此進退也兌澤巽木舟楫之用膏澤下民如需夬焉可跬

待也於是築書臺作方屋為方舟曰方舟子者石隱名
也李姓知幾其字也方舟子九歲舉童子幼逮老不一
日不讀書病患寒暑不易或稍廢日補之第進士乙科
成都戶掾被召官太學循遷博士執政薦其文似黃庭
堅而秀潤過之上皇曰朕知之是讀書至夜分者以多
士鼓倡從之自試院論罷執政導意欲留官近州答以
虎死不臥負琴書徑登舟還蜀太學之士數百扶送爭
曰陽城去國矣除成都學官左右生至千二百員諸司

增給學廪西邊二三大將相與義助倅彭州知黎州蕃蠻曰是天子學官來乎眼色不可犯再被召官都官權仇者每見泚然面顔好言如飴而險穽乘之果再論罷知合州又罷知眉州歲餘仍被㫖召還以母老懇辭就除西漕又論罷家居七年艱貞彌厲會吾兒開喪亡一慟曰天乎吾豈私吾子乎開好學能為古文長於楚詞訃聞生徒所至慟哭之老夫追褱每每涕淚薰炷無他度日作世系手記三卷一百篇者如漢人百兩篇之義

出入六經綱羅百氏學以易春秋為本蓋嘗統之曰易
者春秋之天春秋者易之人天人合統而皇極立矣至
於詩者春秋之世書者春秋之事二禮者春秋之制實
則原於一也或問二經之學曰以易而讀春秋則嚴而
理以春秋而讀易則潔而通問師曰心又問則曰易則
探象數於鈞道先生而出伊川之門人和靖先生尹焞
焞之門人范淑自洛陽以經侍和靖入蜀時春秋廢於
新學久矣岌岌乎絶業之餘也淑亦有經樞三卷行於

世先是入官太學胥問經業曰易春秋矍然又問荅如初諸生曰吾負笈十五年令得師矣嗚呼使吾生果窮槁死田畝亦復不恨俾尚有立於世宋魋魯倉令猶古也天乎人乎後之君子吾有藉口者乃為詩曰惟吾之學世先大夫大夫之隱遯於詩書手抄經說如哺小雛雛飽而嬉趨師於隅其長維舟舟衆羽翼誰弟誰兄雁行其習次參軍君孝弟以質次鄞兹君有文甚力小者谷弟稱鳴嶷嶷惟鄞兹君其學多通大夫曰汝維舟睦

從先秦古文述其服膺不蹈陳言惟經是承扣牛永歌
豈不律呂流為狎説嘔噦糞土人兄我師十九踵武有
誤孔鄭以文覓舉雕冰釵雪有損無補舟顧曰巢歆向
同異春秋一經父父子子向出公穀歆出左氏同為尊
經異不殊軌人廢我興睽車載鬼衆目何疑從其師傅
舟誦所聞元祐諸公歐陽盟寒〻蘇黃晁張一齊衆楚捨
我誰憑孔孟以降不顏則韓聖訓可稽攻乎異端嵲嶫
岋峞忍揮我門小舟一兒自善一家愛汝助予易與春

秋儆予以馳派別江西有徒執經斤斤其儀小舟不幸天死莫追雲巢小舟道不喪時衆子及孫潘其閈閎籯書未貿詔我後人

自贊附

老君諸孫西佛東丘神巫好看莫錯眼漲天之波一方舟

黑風鼓海白波漲天鯨乎舟乎六爻鐵編日高睡眠幸此堯舜之年

氣以守神心以運目默以掩口或作緘口靜以止足不竿而漁不繩而牧自放於無涯之津如不繫之舟人或謂之曰僕